

第一章 逃家，不只是逃婚

昭明十四年冬，寒風凜冽，萬物蕭條，北雁南飛，卻有一匹小青驥馱著簡陋的馬車，從江南一路小跑，不疾不徐地往定京方向而去。

小驥車上，慕灼華揮著鞭子趕車，慢條斯理地對她的小侍女傳授人生經驗。

「女人不好好讀書，是要嫁人的。」梳著書生髮髻的她揉了揉被寒風吹紅的臉蛋，一臉正經嚴肅地說：「女人要是嫁了人，這輩子也就完了。巨力啊，這句話你得牢牢記著。」

坐在她身旁的小侍女名喚郭巨力，比她小兩歲，年近十六，長得瘦瘦小小，卻偏偏有個虎背熊腰的名字。她本沒有名字，被叫了許多年的「丫頭」，只因她天生神力，便有了個「巨力」的外號，這外號被人叫得多了，也就成了名字。

郭巨力懵懵懂懂地點頭，在她看來，小姐是世界上最有學問的人，她說的話自然是對的，自己只要跟著小姐的步伐走就對了。

因此當慕灼華告訴郭巨力，她打算逃離慕家的時候，郭巨力沒有過一絲猶豫便收拾行李。

兩人選了一個熱鬧的日子偷偷逃離江南首富慕家。

那天慕家鑼鼓喧天，正是她那遠近馳名的風流爹慕榮抬第十八房小妾進門的好日子，熱鬧得就像在娶正房。

慕家自慕榮的太爺爺輩起，便是江南第一富豪。

慕榮作為慕家這一代的獨子，生來便銜著金湯匙，有著十八輩子也揮霍不完的財富。

這樣豪富至極的出身，加上天生風流俊朗的相貌，讓他的人生裏不缺桃花，而他最大的樂趣，也是往那風流陣裏去。

他若喜歡一個人，金山銀山地砸只烏博她一笑，又有哪個女人能抵擋風流公子轟轟烈烈的追求？

慕灼華的娘當初是名動江南的歌姬顧一笑，她才貌雙絕，據說原是罪臣之女，年幼時遭遇破家之禍才淪落風塵，與其他歌姬相比，她身上多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矜貴與清愁，便是這一點深深吸引了慕榮。

熱戀之時，他揮灑千金為她燃放十里焰火，為她爭風吃醋，怒打權貴公子，為她入獄受折磨，為她寒露立中宵，讓她那顆冷寂的心終於再度滾燙。

她以為自己遇到了此生摯愛，不顧旁人勸阻，一意孤行嫁入慕家，成為慕榮的第四房妾室，為他紅袖添香，生兒育女，誰知腹中胎兒還未降生，慕榮已經又抬進了兩房妾室。

那日喜樂響徹雲霄，她倚門靜靜看著，漫天的焰火驟然消逝，在她眼裏落成了灰。她就這樣看他把曾經對自己的那份狂熱，毫無保留地給了其他女人，一個又一個。

「士之耽兮，猶可說也。女之耽兮，不可說也。」慕灼華搖了搖頭，「萬萬不能成為我阿娘那樣的人。」

郭巨力想起四姨娘那樣的美人兒年紀輕輕就死了，不禁深以為然地點點頭，卻又有了一絲疑惑，「像夫人那樣，可好？」

慕榮的原配夫人那可是好厲害的一號人物，雖然小妾一個個往家裏塞，庶子庶女一個個地生，但在她的收拾下，慕家後院可以說是安安穩穩，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，儼然她才是慕家之主。

慕灼華也搖了搖頭，「夫人有那般心計、手段，卻一輩子圍著一個男人轉，盡對著女人小孩作孽，又有什麼意思？」

慕夫人心胸狹窄不能容人，心知慕榮對庶子庶女毫不上心，便隨意打發了庶女們的婚事，本來也打算把慕灼華許配給一個年過四十的縣令當填房，只為了拉攏這個縣令共同謀利。

她萬萬沒想到的是，這個庶女中最安分乖巧的小七，居然不聲不響逃婚了。

郭巨力憂心忡忡道：「夫人手段厲害得很，小姐，咱們走得不快，萬一被追上了可怎麼辦？八小姐與妳住在一屋，定然一早就發現咱們不見了。」

慕灼華胸有成竹笑道：「追不上的。」

在這個慕家，有人無視她，有人欺負她，有人利用她，卻也有人巴不得她消失。所謂甲之砒霜，乙之蜜糖，她與小八，也算是各取所需了。

如慕灼華所料，慕家人發現這件事的時候，已經是她們逃走的第三天。

慕夫人氣得絞碎了帕子，氣匆匆地來到碧落居告狀。

慕榮與他的新妾室膩歪著，糊里糊塗地聽了一耳朵，半晌才問道：「小七，是哪個？」

慕夫人深吸了口氣，「顧一笑的女兒，灼華。」

顧一笑又是誰？

慕榮腦海中模模糊糊地閃過一張清麗絕倫的容顏，但人畢竟已死了多年，現在又有了許多的新歡，他哪還記得舊人的長相與姓名。至於這個名為灼華的女兒……隱約記得是個低眉順目的乖巧模樣，至於具體是什麼長相，卻是記不得了，因為他的兒女實在太多了。

「是她啊。」他裝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。

慕夫人氣惱地說：「我已答應了莊縣令將小七給他做填房，現在小七不知道逃到哪裏去了，叫我怎麼給人家交代？」

慕榮無所謂地擺擺手，「既然小七不見了，就讓小八去吧。」

慕夫人皺著眉頭思索，小七和小八只差了幾個月，相貌卻是差了不止一星半點，本來這親事是小八母女求著要的，奈何莊縣令一眼就看中了美貌的小七，如今讓小八替婚，她們母女倒是樂意，就是莊縣令那裏會願意嗎？

慕榮已經不耐煩了，「小七跑了就跑了吧，她也不小了，會照顧自己的。這麼點小事妳處理就好，不要再來煩我了。」

「可是莊縣令……」慕夫人站了起來。

「不過是個縣令罷了。」慕榮不在意地揮了揮手，便挽著十八小妾的手臂出了門，他答應今日陪她遊湖，特地打造了一艘蓮花畫舫，只因她名字裏有個蓮字。

慕夫人冷冷地看了一眼狗男女的背影，不期然地想起了顧一笑的模樣。

當年見到顧一笑，她真正感受到何為一笑傾國的絕色，她以為這個女人會是自己

最大的敵人，結果是她想岔了。顧一笑入門不到半年，慕榮便又有了新歡。慕夫人終於知道，慕榮愛的不是花，他只是愛摘花，摘下來的花，自然是會死的。大丫鬟問她，「夫人，還要派人去追七小姐嗎？」過了這麼久，哪裏還能追到？一個生得那般好模樣的柔弱姑娘隻身在外，又能活得了幾日？慕夫人擺擺手，淡淡道：「就對外說，七小姐突發暴病一場，送回鄉下休養了。」

主僕倆並不急著趕路，在半路的客棧裏過了個冷清卻溫馨安逸的除夕，等到達定京，已是正月初五了。

定京城東的一條陋巷裏，主僕倆租了一個小院子，付了半年的租金，便花去了一半的積蓄，這還是主人家見她們兩人年紀小，嘴又甜，少收了一成。

「咱們這條街名叫花巷，這邊是賣花的，那邊也是賣花的，賣的卻是另一種花。」婦人挑挑眉，露出有些嫌棄的表情，「妳們兩個姑娘晚上還是少出門，免得遇上不好的事。」

她看著眼前兩個姑娘單薄瘦小，不免心生幾分憐惜關照之意。

主僕倆為了行路方便，都做男裝打扮，但仔細看還是看得出她們的性別。

慕灼華的母親在青樓長大，梳妝打扮自然是一把好手，慕灼華自小耳濡目染，頗得真傳，只是別人想著怎麼打扮得好看，她反其道而行，簡簡單單地在臉上塗畫幾筆，便掩去了眉眼間的豔色，旁人乍看上去，只覺得這是個有些嬌憨樸實的小姑娘，生不出綺念與敵意。

便是房東這樣精明勢利的婦人，看著她濕潤黑亮的眸子，也忍不住心存幾分憐愛，刻意多加關懷。

慕灼華將自己的路引給婦人看了，婦人不識字，擺擺手推了回去。

慕灼華含笑說：「多謝路大娘關照，我們兩人此番上京是為了參加會試，決計不會給大娘惹麻煩的。」

路姓婦人一聽，驚呼道：「看妳年紀輕輕，想不到竟是個女舉人！」

慕灼華有些羞怯地低下頭，「家母早逝，父親便讓我跟他讀了幾年書。」

路大娘聽了，越發地憐惜她了。「原來如此，真是難為妳如此上進，雖說如今開放了女子科舉，但女舉人仍是稀罕得很，妳們主僕倆在京城若是遇上什麼難事，便來找大娘，我就住在三里外的地方。」

慕灼華認真聽著，感激地點了點頭，笑著向路大娘作揖道謝，「多謝大娘指點。」又從袖中取出一個香包，「我看大娘神色有些倦意，應是多夢難眠，我這裏有個香囊，放在枕下有助於睡眠，大娘不妨試試。」

路大娘見香囊繡得精巧，不禁心動地接了過來，放在鼻尖嗅了嗅，一股藥香撲鼻而來，果然讓人心神安定不少。

「這怎麼好意思呢。」路大娘笑容滿面地說，緊緊攥著香囊愛不釋手，「想不到妳們還有這手藝。」

慕灼華微笑，「家裏有人是大夫，從小耳濡目染，便懂了一些。」

沒有人會為難一個大夫，更何況這還是個笑起來那麼乖巧可愛的姑娘。

「這針線也是極好的，想必妳母親是個大家閨秀。」路大娘不吝美言地吹捧了幾句。

慕灼華含笑點頭。

路大娘帶著香囊心滿意足地走了。

郭巨力頗心疼那個香囊，「小姐，那個香囊妳做了好久，裏面可用了名貴的香料呢。」

慕灼華倒不以為意，「若非如此，我也不會送她。巨力，咱們還要在定京待一段時間呢，我之前沒想到定京的花費會這麼大，咱們不好好想個生錢的法子是不行的。」

這些年在慕家，她每個月有二兩銀子的月錢，有時候遇上喜事，比如父親又納妾了，她還能多分得幾兩喜錢。

因在慕家沒什麼要花錢的地方，這些年她竟也存了一百多兩銀子，雖然這或許比不過父親送給妾室的一根髮簪，但也是不小一筆錢了，本以為能支撐在定京一兩年的花費，眼下看來，付了房租，也只夠三五個月的開銷了。

郭巨力努力地思考著生財之道，「小姐是想賣香囊嗎？」

慕灼華笑了笑，「這只是順帶的。這個大娘是個多話的，咱們得通過她的嘴，讓別人知道咱們有些醫術，四五十歲的婦人身體多少有隱疾，卻羞於問醫，我這些年讀了不少醫書，自認還是能治治婦科之病的。」

慕家很少有人知道慕灼華懂醫術，而她對醫術的啟蒙，是來自於顧一笑。

顧一笑童年時家逢巨變，淪落青樓，許是打擊過大，因而忘了過去不少事，但她卻會背不少醫書。

慕灼華受了影響，打從識字起便開始看醫書，似慕家這般的豪富之家，自然是養著一兩個醫術了得的大夫，她在家中雖然不受寵，但好歹是個小姐，想學點什麼，大夫也不會拒絕她。

於是，慕灼華一邊偷看慕榮書房裏的醫書，一邊跟著大夫辨認藥草，幾年下來，連大夫也驚異於她在醫藥的天分。

郭巨力用力點頭，認真地說：「小姐最厲害了，不過小姐也不要擔心，實在不行，我去搬磚養小姐，不會讓小姐餓著的。」

慕灼華噗嗤一笑，戳了戳郭巨力的額頭，「我是怕餓著了妳。」

郭巨力天生神力，食量更是大如牛，小時候被賣到慕家，就是因為粗手笨腳吃得多，後來沒人肯要，被踢來踢去，最後落到了逆來順受的慕灼華房裏。

別的主子都苛待下人，這個慕家七小姐倒好，省了自己的伙食去餵侍女。

當時的郭巨力狼吞虎嚥、淚眼汪汪地看著笑咪咪的慕灼華，哽咽著說：「小姐，妳比廟裏的菩薩還好看，菩薩也沒給我吃的。」

慕灼華笑了，「不可這麼說，興許是菩薩安排妳我相遇的啊。」

郭巨力恍然，她與小姐，原來是上天註定的緣分啊。

正月裏的定京熱鬧非凡，慕灼華和郭巨力換了身書生的青衫，花了三天時間大致走了一圈定京。

定京城北貴南富，西貧東賤，北城是皇城，住的都是達官貴人，富人們多在南城安居，西城是陸上貿易的幹道，住戶多是普通百姓，而東城外挨著海港，三教九流多聚居於此，在貴人們眼裏，這些人比平民還差一些，屬於賤民。

然而這東城，也是定京最繁華之所在。

慕灼華這番上京，為的是參加三月舉行的會試。多虧了陳國前幾任女皇致力於科舉改革，讓女子也有了讀書科考的權利，去年她瞞著家裏人，打著上香的名義，偷偷參加了鄉試，得了個不錯的名次，從那時起她便偷偷準備著今年的會試，所以就算沒有莊縣令這樁婚事，她也必然是要逃離慕家的。

慕家的公子小姐們都暗地裏嘲笑慕灼華傻，別人都爭著錦衣玉食，金銀珠寶，唯獨慕小七這個沒娘的孩子爭不過，只會傻傻地在學堂裏看書。

慕灼華看書速度快，記得也快，幾年下來，把學堂先生教的書都看完了，又偷偷看了慕榮書房裏的藏書，那可不都是聖賢書，更多是些雜書，志怪遊記、堪輿書、醫書，甚至還有不少春宮圖，她都看得津津有味。

慕榮十天半個月也不會去一次書房，書房裏的書都是擺設，但即便擺設，他也要買最好的，一些價值千金的孤本被他搜羅來，隨意地放在書架上，任由慕灼華取閱。

慕夫人不是沒有發現過慕灼華會偷偷去書房看書，但看書又不是偷書去賣，她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。

慕小七這個書呆子，可是所有庶子女裏最讓她省心的了。

慕灼華生得美貌，但她從小就知道，美貌不見得是一件好事，自從自己的容貌越發嬌豔，她就偷偷用眉黛化妝來掩飾自己。

在外人看來，慕灼華只是個普通清秀的少女，笑起來一副憨厚乖巧的樣子，烏黑濕潤的眼睛看人時，透著十二分的真誠信賴，叫人不忍心為難她。

若不是那日出門踏青，突如其来的大雨打濕了她的妝容，她也不至於會被莊縣令看中。

到了定京後，慕灼華更加小心翼翼地掩飾容貌，特地調製了一份難溶於水的易容膏，以免發生意外，且待人接物之時，她更是表現得憨厚老實，與人為善，就怕惹了不必要的麻煩。

離會試還有兩個多月，但定京裏漸漸有了劍拔弩張的氣氛，全國各地的學子大多會提前幾個月來到定京，適應當地的水土，這期間，學子們一邊溫書一邊揚名，在各大酒樓談經論道，留下墨寶，企圖讓自己的才名響徹定京，傳到主考官耳朵裏。

雖說科舉取士以考試為主，但有才名更是錦上添花，實在不行，能讓某個權貴看中，納為門客，也是美事一樁，或者若能成為大人們的東床快婿，那就更是不得了。

懷揣著各種小心思，文人士子們卯足了勁參加各大詩會、文會，一時之間百家爭鳴，唾沫橫飛。

文錚樓便是常辦文會的幾個知名地方之一。

主僕倆來到文錚樓的時候，一樓已經摩肩接踵，難以下足了。

郭巨力拉著慕灼華的手，憑著天生神力擠進了人群之中，只見一樓中庭有個三尺見方的臺子，臺子上立著一面屏風，一個書生打扮的中年人正握著狼毫揮墨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著這一幕。

郭巨力不解地問：「他在幹麼呢？」

旁邊一個士子瞟了主僕倆一眼，低聲解釋道：「這是在出題呢，你看到那邊的譚子了嗎？」

慕灼華看向臺下的一只酒譚，足有半人高，旁邊還靠著一根竹竿。

「那是『文譚』，這文錚樓的掌櫃請了定京最負盛名的文壇大家們匿名出題，題目都放在這譚子裏，每日這個時辰就會從文譚裏抽出一道題，由在場學子辯論，勝出者的名字將會被寫在文榜之上。」

慕灼華順著士子指示的方向看去，果然看到牆上的文榜上面寫著十幾個名字，前三個的名字還特別刷上一層的淡金色，以示殊榮。

慕灼華的目光落在第一個名字，只聽郭巨力認真地一字字念道——

「沈、驚、鴻、正。」

士子一笑，「那個正字，表示他勝出了五場。」

郭巨力咕噥道：「五場，也不多嘛，只比第二名多了一場。」

士子歎了口氣，「可是，他六日前才到定京的啊。」

慕灼華驚愕道：「那不就是每場皆贏？」

士子點點頭，一臉驚歎，「詩詞歌賦、經義策論，無一敗績，今年的狀元怕是非他莫屬了。」

話說到此處，臺上的試題也已寫完，只聽眾人齊聲念道——

「養、虎、為、患——」

一時之間，滿座皆驚。

慕灼華眉頭一皺，悄無聲息地拉著郭巨力退出了人群，往樓上走去。

郭巨力不解問道：「小姐，妳不是說要來揚名的嗎，怎麼走了啊？」

慕灼華輕輕搖頭，「今天這道題，來意不善。」

郭巨力看向樓下，方才還人聲鼎沸，此刻竟滿堂俱靜，不少人都眉頭深鎖，忐忑不安。

慕灼華找了個角落的座位坐下，店小二立刻上來招呼。

慕灼華問了幾道菜的價格，文錚樓不愧是第一樓，店小二絲毫沒有看不起主僕倆窮酸，耐心地笑著一一介紹菜色。

最終，慕灼華點了最便宜的兩盤饅頭、一碟醬肉。

郭巨力撕開饅頭，往裏面塞了片醬肉，有滋有味地吃了起來。

「小姐，我剛才瞧樓下那些人，有的一副很害怕的樣子，可是有的人卻很興奮，

妳知道為什麼嗎？」

距離答題時間還有一刻鐘，此刻不少人正在奮筆疾書，埋頭苦想，但也有置身事外者在解讀這道題。

慕灼華啃著饅頭，食指湊在唇上，示意郭巨力噤聲，又指了指旁邊的桌子，那些人正是在議論這道題。

「出這題目的人，居心叵測啊！」

「不錯，這題目的『虎』，分明是暗指定王殿下。」

「陛下久病不朝，定王正當盛年，軍功彪炳，又權傾朝野……」

「咳咳，小聲點！」

「今年的會試主考官可是大皇子和定王一同擔任的，你們說，陛下到底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還有個很重要的問題，出這道題的人到底是誰？」

這幾個人的疑問，也正是今日在場眾人所疑惑的，而眾人心中最終浮現出的，都是兩個字——試探。

有人在試探民心。

而他們的回答，也代表了兩個字——站隊。

慕灼華輕輕歎了口氣，「這定京真不好待啊，步步殺機，我只是想混口飯吃而已。」旁邊那桌人低聲又壓抑不住地興奮道：「你們說，今天沈驚鴻會作答嗎？他敢作答嗎？」

這時，樓下一聲鑼響，準備時間結束，等待第一個上臺的士子。

眾人面面相覩，等了片刻，人群中響起一聲——

「我來！」

只見一個白衣士子大步走上臺，微笑地對四座拱手，引來雷鳴般的喝彩。

「是文榜第二的文士宗！」

「沈驚鴻到定京之前，他獨霸榜首，之後卻五場連敗於沈驚鴻，今日還能上這個臺，不說文才如何，單這心性也不是常人了。」

文士宗整了整衣裳，高聲道：「虎者，凶獸也，養之則為患，除之而務盡！」

不少人低聲吸氣，驚歎不已。文士宗這是直截了當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，也是公然與定王為敵啊！

底下的人悄聲議論，「文士宗就不怕得罪定王嗎？」

「定王權勢滔天，文士宗真乃猛士啊！」

郭巨力疑問：「小姐，定王這麼可怕嗎？」

慕灼華抿了口茶，笑道：「據說他啊，多智如狐，孤傲如狼，殘忍如虎，在北涼是能止小兒夜啼的大魔神……」

定王劉衍，是當今陛下同父異母的弟弟。

坊間傳言，劉衍乃先皇寵妃雲妃所出，但是雲妃命薄，難產而亡，因此劉衍一出生便沒了生母，被抱到周太后宮中養大。當時周太后膝下僅有一子，便是當今聖

上昭明帝劉俱。

昭明帝比劉衍大了十幾歲，對這個弟弟疼愛非常，幾乎可以說是他親自帶大了劉衍，劉衍也無比親信這位兄長，跟著他學文習武。

直到十五歲那年，劉衍從軍，脫離了昭明帝的羽翼，一飛沖天，橫掃北涼，深入腹地，卻敵寇三千餘里，成為北涼人的噩夢，陳國人的戰神。

而讓劉衍揚名的最初那場戰役，被稱為雁城之戰。

那時他不過十八歲，從軍三年，雖然立下不少戰功，但尚未對敵軍造成任何震懾。彼時北涼最強的大將名為忽爾塔，不但力大如神，更是狡猾殘忍。

忽爾塔的主力軍與陳國大軍周旋，劉衍年紀尚輕，被指派帶兵駐守邊陲的雁城。雁城只是個不起眼的小城鎮，不料忽爾塔故布疑陣，竟是將主力軍當成牽制陳國大軍的幌子，自己率精兵偷襲雁城，企圖以此為突破口包圍陳國大軍。

劉衍手下僅有一千名士兵，敵我懸殊甚巨，驟然遭遇忽爾塔率軍偷襲，而援軍卻遠在百里外。他帶兵頑抗數個時辰不敵，只有逃走。

忽爾塔早知劉衍乃是昭明帝最寵愛的弟弟，雖然知道他打過一些勝仗，但絲毫沒有將他放在眼裏，只當是陳國將領讓他沾光，讓手下占領雁城，自己則帶了輕騎追擊劉衍，一心要抓住他威脅昭明帝。

忽爾塔雙目赤紅地盯著少年將軍狼狽的背影，眼中燃燒著野心與暴虐，眼看著就要追到劉衍，突然之間，四面埋伏齊現，滾石與弓箭齊下，將忽爾塔的士兵重創殆盡，忽爾塔也身中數箭，半跪在地，高傲的揚起頭顱，猙獰凶惡地瞪著緩緩走來的少年將軍。

那是一張俊秀溫文的年輕面孔，眉宇間卻不見青澀稚嫩，也沒有計謀得逞的驕傲快意，雙目幽深，眼波沉沉，無喜無悲，讓人看不透。

他身形瘦削而挺拔，鐵甲破損，衣衫帶血，卻絲毫無損他的雍容與高貴。

沒有勝利是偶然的，忽爾塔此時才知，劉衍讓士兵頑抗兩個時辰，就是為了布置這個陷阱，甚至不惜以自身為餌。

因擒住了北涼大將，陳國士氣大振，所有士兵都喊著要殺忽爾塔祭旗，然而劉衍卻力排眾議，不但給忽爾塔鬆了綁，還以上賓之禮待他。

「我陳國人重英雄，將軍亦是英雄，可殺不可辱。」

劉衍待忽爾塔殷勤備至，甚至引起公憤，七日後，忽爾塔與劉衍幾乎兄弟相稱，卻在一個夜裏，趁著守衛鬆懈，逃回了北涼。

劉衍遭到全軍的指責，被卸去了軍職，而忽爾塔重新當上了大將軍，發誓要血洗陳國大軍，一雪前恥。

然而，此時北涼的朝堂卻對此事引起了爭議，有人說忽爾塔早已被劉衍策反，有眼線證明他在陳國軍中受到上賓禮遇，與劉衍有說有笑，幾乎歃血為盟，理由也是言之鑿鑿——堂堂北涼大將，領著八千兵馬，怎麼可能被一個十八歲的小王爺捉住，定然是雙方有不可告人的協議。

忽爾塔在朝堂上遭受質疑，表明自己之前是虛與委蛇，假意示好。

北涼南院大王冷冷一笑，「誰知你那時是假意，還是這時是假意？」

忽爾塔大怒，砍下南院大王的一隻耳朵，被打下大獄。

關於忽爾塔叛國的流言甚囂塵上，要求南院大王斬殺忽爾塔的呼聲越來越大，但忽爾塔領兵數十年，在軍中威信極高，他的親兵甚至意圖劫獄，幸虧被人發現，及時攔下。

南院大王趁機向北涼王進言，道忽爾塔功高蓋主，軍中士兵只知忽爾塔，不從北涼王。

北涼王疑心極重，眼見忽爾塔的威望超過了自己，哪怕之前只有幾分疑心，此時為了自己地位的穩固，也不得不殺了忽爾塔。

最終，北涼王下令，將忽爾塔凌遲處死。

這時，劉衍才從獄中被放了出來。

「你要殺忽爾塔，早就可以殺了，何必費那麼多曲折？」陳國將士們不解。

劉衍不疾不徐地說：「我要殺的，從來不是忽爾塔。」

忽爾塔死後七日，兩軍交戰，劉衍大張旗鼓地擺出白幡與貢品，為忽爾塔鳴不平。

北涼帶兵的是北院大王，冷笑，「忽爾塔若沒有叛國，你又怎麼會為他哀悼？」

劉衍微笑說：「忽爾塔受到威逼利誘，始終不肯歸降我朝，實乃真英雄，可惜為內奸昏君所害。」

「南院大王，收陳國黃金十箱，受命誣告忽爾塔！左丞相，收美女三十名，白銀十萬兩，受命斬殺忽爾塔！二皇子耶律浩，為排除異己，勾結忽爾塔的副將，捏造偽證陷害忽爾塔；還有你，北院大王……」劉衍看著臉色慘白的北院大王，「你不是也走私了五十箱兵器，意圖謀反嗎？」

北涼大軍頓時亂成一團，忽爾塔的親信們氣瘋了，多日來他們因為忽爾塔的罪名飽受打壓，直到此刻才知道忽爾塔不是北涼唯一可靠的人，滿朝文武各為私利通敵賣國，竟無一人值得賣命！

陳國大軍趁此機會大舉進軍，北涼人心離散，潰亂之中，北涼王不知被誰殺死，劉衍率軍蕩平北涼王庭，又繼續帶兵往草原深處追擊殘兵。

這一戰，奠定了定王劉衍的戰名，從此天下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懼。

昭明帝的賞賜源源不斷，直到賞無可賞。

坊間的說書人煞有介事地說——昭明帝曾經拍著定王的肩膀說：「你的功勞如此之高，朕已沒有什麼可以賞給你了，不如這天下分你一半吧。」

實際上有沒有這句話，沒人知道，但每個人心裏都藏著一句話——定王功高蓋主了。

郭巨力聽著慕灼華講完定王的故事，頓時肅然起敬，「定王殿下真是了不起啊。」

慕灼華點頭道：「是啊，陳國這幾年的太平與穩定，離不開定王殿下的功勞。」

郭巨力疑惑，「既然定王殿下這麼厲害，他們怎麼敢對定王不敬？」

慕灼華歎了口氣，「因為這頭老虎受了傷。三年前，定王與北涼軍決戰，陷入包圍，三千精兵死傷殆盡，就連定王也命懸一線，所幸是大皇子帶兵深入腹地，這才救回了定王。不過經此一役，定王受傷不輕，便交出了大半兵權給大皇子，否則……」慕灼華抬了抬眼皮，看了下一樓臺上侃侃而談的文士宗，輕笑道：「怎

輪得到這些人大放厥詞？」

郭巨力撇撇嘴，「那個文士宗大罵老虎，就是在攻擊定王，可他怎麼知道大皇子跟定王就不是一夥的呢？大皇子不是還救了定王嗎？」

慕灼華笑著摸摸郭巨力的頭，「因為妳啊，想得太少，而他們，想得太多了。」
郭巨力歪了歪腦袋，一臉疑惑。

慕灼華壓低了聲音說：「他們滿腦子陰謀論，覺得定王戰敗，是大皇子從中作梗，為的就是從定王手中奪權。」

郭巨力瞠目結舌，半晌道：「成年人的腦子，真複雜……」

第二章 養虎為用之說

底下文士宗的演說換得了滿堂掌聲。

「真不愧是文士宗，有理有據，一針見血！」

「文士宗乃忠君之士，更是我輩楷模啊。」

「那沈驚鴻今日怕是不敢來了吧。」

吵吵嚷嚷的人群之中，忽然響起了一個爽朗的笑聲——

「諸位這般念著我，我怎敢辜負諸位的期望呢？」

人群霎時一靜。

慕灼華眼睛一亮，伸長了脖子往樓下看，只見人群自然而然地分開了一條道，一個穿著白色長袍的青年緩緩走來。

他劍眉飛揚，雙目含星，俊朗的臉龐上帶著懶洋洋的笑意，好似全然不將這人間放在眼裏。

全場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，他抬起手朝眾人揮了揮，笑說：「讓諸位久等了。」

不知誰挑釁地喊了一句，「沈公子，你今日怎麼來得這麼遲，可是怕了？」

沈驚鴻笑道：「我剛才扶老婆婆過橋，所以遲了。」

眾人發出輕笑聲。

那人臉色難看道：「沈公子，你這是在開玩笑？」

沈驚鴻臉一板，「難道不是你先開的玩笑嗎？」

方才他說的是一——沈驚鴻怕了。

眾人哄堂大笑。

文士宗見沈驚鴻一來便奪去了所有的關注，頓時不悅地咳嗽兩聲，搖著扇子，居高臨下看著沈驚鴻，「沈公子，這裏是論道的地方，可不是說笑的地方。」

沈驚鴻這才看向文士宗，驚詫地挑起眉，嚴肅地問道：「文公子，我有個問題想請教。」

文士宗嘴角一勾，「不敢當，沈公子請說。」

沈驚鴻認真地問道：「今日天寒地凍，雪落不止，你打扇子，不覺得冷嗎？」

慕灼華聽到此處，忍不住笑出聲來。

沈驚鴻又一本正經地對臉色難看的文士宗補了一刀，「文公子真是文武雙全，在下自認不如。」

眾人大笑，「哈哈哈……文武雙全文士宗！」

慕灼華捂著嘴笑，對郭巨力道：「巨力，妳學學那人的嘴，比砒霜還毒啊，從今日起，文武雙全就變成罵人的話了。」

文士宗臉色一陣紅一陣白，再也待不下去了，匆匆走下臺，落荒而逃。

慕灼華這回真信了文榜的權威性，這個沈驚鴻還沒上臺，兩句話就把人罵走了，罵人還不用髒字，全是誇人的詞，叫人想回嘴都無處回。

文士宗一走，眾人起鬨著讓沈驚鴻上臺。

沈驚鴻拱拱手，噙著笑走上去，「真是盛情難卻啊，既然諸位如此捧場，不才就隨便說幾句吧。」他上臺後，仔細看了看屏風上的字，「養虎為患？哪個慾人出的題？」

底下有人說：「這些題可都是文壇大家出的。」

沈驚鴻不以為然地擺擺手，「文壇大家也不見得都是有勇有謀之人，這題不值一提，我給他改改。」說罷，走到一旁，提起狼毫大筆沾了墨，便往屏風上劃去。大筆在「患」字上重重劃下一筆，而後在旁邊另寫了一個龍飛鳳舞的大字。

看他落筆，慕灼華便忍不住輕歎一聲，「好字，鐵畫銀鉤，這人胸中有溝壑，果真是驚鴻絕豔之人。」

沈驚鴻寫罷停筆，把狼毫大筆往旁邊一彈。

「用？」眾人看著屏風上的字，訥訥念道：「養虎為——用？」

沈驚鴻拍拍手道：「凡人養虎，自然為患，聖人養虎，便可為用。虎者，猛獸也，猛有錯嗎，獸有錯嗎？」他搖搖頭，「慾人才有錯。所以我說出題之人慾，以自身之慾揣度聖人之勇，這破題，我都不屑多說。」

他說完，果真轉身就走下了文臺，留下眾人面面相覷。

半晌，人群中才響起一個聲音，「那今日的榜首，是誰啊？」

一人陰陽怪氣道：「我說是文武雙全文士宗，你們認嗎？」

眾人大笑。

掌櫃走上文臺，笑說：「那今日榜首便還是——」

眾人齊道：「沈驚鴻！」

「小姐，那個沈驚鴻好厲害的樣子。」郭巨力讚歎地咬著饅頭。

慕灼華也點點頭，「確實是個氣度不凡的人物，而且，也太會拍馬屁了。這『養虎為用』，一下子把所有人的馬屁都拍上了，我真是自愧不如。」

郭巨力誠懇道：「小姐別這麼說，妳也很會拍馬屁的。」

慕灼華瞪了她一眼，「妳好好學學，拍到我馬腿上了！」

郭巨力委屈地噘嘴，「小姐別生氣，我會好好學的……」

慕灼華看著樓下屏風上那幾個大字，支著下巴尋思，「這文錚樓，只怕有些背景。」

郭巨力眨巴眼睛看她。

「文譜裏面有哪些題，掌櫃不可能不知道，養虎為患這個題太危險了，他敢放出來，背後必然有所倚仗，更有甚者，是受人之命放題的……不，這也不可能，放這個題有什麼好處呢？就算要站隊，也還不到時候，這麼做更像是挑撥離間。難道，有人想挑撥大皇子和定王？」

「小姐，有這麼複雜嗎？」

慕灼華喝了口涼了的茶，歎氣道：「神仙打架，殃及池魚，我只想升官發財，可不想當炮灰。我看揚名這事還是算了，咱們還是低調做人吧，更何況京城如今有了沈驚鴻這號人物，其他人想要揚名可就難了，怕是揚名不成，反而成了『文武雙全』之輩了。」

人群漸漸散去，主僕倆也打著飽嗝離開了文錚樓。

這些人絲毫不知，自己的一言一行皆落入有心人眼中。

「王叔，這個沈驚鴻，可堪大用。」

隱蔽的廂房裏幽幽燃著松木香，青衫男子跪坐在榻上，姿態優雅從容，背脊挺拔如松，茶香氤氳中，修長白皙的十指穩穩托住茶盞，澄澈的茶水在空中劃過一道漂亮的弧線落在白瓷茶杯中，他低垂眉眼看著手中的茶盞，眉眼專注而溫柔，薄唇微翹似笑非笑，一舉一動皆如畫。

很難想像，這樣溫柔的人，就是世人口中的戰神，定王劉衍。

站在他身側說話的，便是眾人口中的大皇子，劉琛。

劉琛年紀尚輕，今年不過十九，比劉衍揚名之時還長了一歲，卻沒有他當年的沉穩，英俊的眉眼難掩少年人的衝動與浮躁。

「琛兒，先喝杯茶。」細長的手指捧著瓷白色的茶盞，便是一幅優美的畫。

劉琛並沒有心思喝茶，但還是接過了茶杯，放在桌上，「王叔，我今日找你來可不是為了喝茶，你看沈驚鴻，該不該招攬？」話雖如此問，他眼中的火熱卻已流露出他的心思。

劉衍惋惜地看了一眼茶杯，那杯茶終究是無人欣賞而涼了。

「琛兒，你是主考官，他是考生，他自然是你的門生。」

「這層關係不夠，我要他真真正正為我所用！」劉琛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，「劉瑜私下招攬了不少門客，他們兄弟的心思昭然若揭，父皇雖然令我擔當此次會試的考官，但太子之位一日未定，我便一日不能鬆懈。」

劉衍溫聲道：「皇兄心中自然是偏向你更多，你是嫡長子，又有功勞在身，不爭不搶，這位子也會是你的。兄弟相爭會傷了皇兄的心，你們之間，誰先動，便輸了。」

劉琛一怔，靜了下來，尋思著劉衍的話，半晌才不得不點頭承認。「王叔你說得對，是我想岔了，但是，我不能不防……今日這題，你說，是不是劉瑜偷偷讓人掛出來，挑撥你我關係的？」

劉衍眼神一動，「你是聽了那個女子的話，起了疑心？」

方才他們坐在這房間裏，能夠清楚地聽到外面的聲音，聽不清的，也有人偷偷記下每個人的言詞遞進來，這其中自然包括了慕灼華和郭巨力的對談。

「雖然是個女子，但見識也是不俗，她說的確有道理。」

兩人沒見到慕灼華主僕的面容，也不知道她們的名字，只知道是今科的考生。

「雖說如今女子可以參加科考，但參與者少，上榜者更是稀罕了，這人琛兒你也可關注一下，說不定是個可用之人。」

「不過是個女人而已，又能有什麼能耐？」劉琛不以為意地搖搖頭，絲毫沒將劉衍的話放在心上，他心裏想的還是驚才絕艷的沈驚鴻。

若說幾日之前，他心裏也屬意文士宗，這人確實也有才華，出身江左文家，雖然是後起的世家，卻有幾分底蘊，文士宗的伯父更是當今皇上信重的樞密使，怎知在寒門士子沈驚鴻面前如此不堪一擊，在劉琛眼中也就成了雞肋。

劉琛素來固執，劉衍見他有主意，便也不多言勸阻。

「琛兒，皇兄近日身體可好些了？」

聽劉衍問起皇帝的身體，劉琛這才收回了心思，眉宇間染上一層鬱結之色。「我今日請安，聽母后說改了藥方，吃了幾日新藥，看著是精神了點，但病情並不見好轉。」

「柔嘉公主請來的神醫也沒有辦法嗎？」劉衍輕輕一歎。

劉琛搖了搖頭，「皇姊三年來走遍天下，遍尋名醫，卻人人束手無策。」

「皇兄萬金之軀，縱然是神醫也不敢輕易用藥，而保守治療卻難治本。」劉衍歎息道。

「三年前王叔你身受重傷，中了劇毒，迫不得已才刮骨療毒，當時也著實是凶險，這種極端的法子又有誰敢在父皇身上使出來？皇姊在民間尋找神醫也是徒勞無功，世間最好的大夫都在太醫院，連太醫們都沒法子，民間的大夫又能有什麼手段？」劉琛皺眉道。

「若是當年太醫院那些太醫還在……」

劉衍話未說完，便被劉琛打斷，「那些太醫，連王叔的母妃都照看不好，足見也是些庸醫。」

當年雲妃難產，子存母亡，多少太醫因此貶謫獲罪，救了百人，也抵不過一次失誤釀成的大罪。

治病容易，救命難。

定京最後一場雪落下不久，氣溫便緩緩開始回升了，然而雪融冰消之日，卻也是春寒料峭之時。

慕灼華此刻深深感受到了南北方的差異，每日縮在屋子裏燃著暖爐，看看書、喝喝茶，說什麼也不願出門了。

沈驚鴻的名聲還是傳遍了京城，短短半個月，說是名動京華也不為過，連菜市場賣菜的大娘都會滿面含春地念叨沈公子的事蹟，而慕灼華對面的煙花之地，已經開始唱沈公子的詩詞了。

即便門扉緊閉，她還是被迫地學會了各種淫詞豔曲。

「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。」慕灼華哼著歌搖著頭，啜了一口酒暖身子。

郭巨力掃著地，頭也不抬地說：「小姐，那妳還唱得挺起勁的。」

慕灼華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，露出苦惱的表情，「想來是因為，妳家小姐我，也不是什麼斯文人。」

話正說著，外間突然響起了敲門聲。郭巨力放下掃把跑了出去。

慕灼華想了想，穿上外衫也走了出來。

只見路大娘一人站在門口，嚴嚴實實地把風都堵在了門外。她滿面笑容，看起來精神奕奕，大步一邁進屋子，也露出了她身後兩個人影，那是兩個和她一般年紀的婦人。

「慕姑娘，打擾了。」路大娘朝慕灼華和氣地笑了笑，扭頭對兩個同伴說道：「這便是我和妳們說過的女神醫，我就是用了這個香囊才睡得安穩。」

路大娘炫耀似的拿出了那個繡工精緻的香囊，單這繡工，放到錦繡坊就值五兩銀子了。她聽了慕灼華的話把香囊放在枕頭下，果然每晚都睡得香甜，左右鄰居見了都驚歎她這兩日氣色大好，容光煥發。

「慕姑娘，我這兩個老姊妹都有和我一樣的毛病，她們也想找妳求個香囊。」

兩個婦人連聲說是，又道：「該多少錢妳儘管開口，我們也不占妳這個便宜。」

慕灼華含笑點頭，柔聲道：「兩位大娘不要心急，妳們雖然都是失眠，但情況未必一樣，容我為妳們仔細看看，方可藥到病除。」

三人連連點頭。

慕灼華細細給兩人把脈，又問了問症狀。

「妳們近來可是經常脫髮，焦躁不安，月事不調，天氣雖冷卻頻發虛汗？」

兩人又喜又憂，忙道：「說得都對！這可是什麼病啊？」

慕灼華安撫道：「不是什麼病，只是婦人必經之事。婦人身子不爽，大多羞於問醫，只因大夫多為男子，我僥倖學了幾年婦科，對這方面還算瞭解，妳們若有問題盡可以問我。我今日為妳們開幾服藥，回去服用半個月，便可見效。」

三人都是大喜，便見慕灼華提筆寫藥方，字跡飄逸，筆鋒圓潤不失銳氣，婦人們不識字，卻也覺得這字好看得很。

兩個婦人收了藥方，不好意思問道：「診金多少呢？」

慕灼華道：「隨意便可。」

婦人們見慕灼華生得討喜，說話讓人如沐春風，也不占她便宜，老老實實地按定京裏的行情，一人給了兩百錢，說說笑笑地離開了。

郭巨力喜笑顏開地收起了錢，「還是小姐有辦法，我們這就賺到錢了！」

慕灼華笑著搖搖頭，「不過是幾百錢，瞧把妳高興的。既然這麼高興，不如去東市切三兩肉，晚上做臊子麵吃？」

「好啊好啊！」郭巨力拍手笑道，拿著錢便跑出門去。

慕灼華笑著看郭巨力跑遠，正準備關門，忽然一隻素白的手按在了門板上，她一怔，抬起眼看向來人。

那是一張蒼白得毫無血色的臉，五官可見幾分姿色，但眼角細微的皺褶卻寫滿了滄桑。

女子的手微微顫抖，雙眼哀求地看著慕灼華。「我方才在外面聽到……妳……妳

會醫術？」

慕灼華不著痕跡地掃了對方一眼，心裏便有了數，側過身子說：「進來說吧。」女子呼吸一窒，隨即極快地閃進了門裏，反身壓住門板，顫抖著嘴唇說：「大夫，求你救救我……我不想死……」

慕灼華轉身走向屋裏，「不想死，就跟我來吧。」

女子跟著慕灼華走進了內室，只見慕灼華從衣櫥裏取出一張乾淨的白色床單鋪在牀上，隨後道：「躺上去吧，我檢查一下。」

女子一愣，躊躇著走向白色的床。

「你……你不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慕灼華往盆裏倒了熱水，淨了淨手，說：「大約，是住對門的吧。」

花巷的對面，便是花柳之地。

女子本就蒼白的臉色更白了一分，「你讓我躺在這裏，不嫌髒嗎……」

慕灼華在心裏歎了口氣，「在我心裏，病人都一樣。」

女子眼中閃過水霧，又極快抹掉了，按照慕灼華的指示躺上床接受檢查。

「落胎藥下得太猛了，之後又沒有好好休息調養，以至於傷了身子。」慕灼華心生悲憫，「流血一個月有餘，就沒有看過大夫嗎？」

女子慘笑一聲，「大夫……怎會給我們看呢？我不過是個年老色衰的妓女，不幸有了身子，也是自己倒楣，媽媽也不會給我錢看病的。」說到這兒，她頓了一下，怯怯地抬眼看向慕灼華，「我、我自己還是有些錢的，只是不知道夠不夠。」

慕灼華背過身去，重新擦洗了手。

「我這裏，診金隨意，沒有的話，賒欠也可以，只是藥得你自己去買。」

女子咬著唇，熱淚落在床上，朝慕灼華深深鞠躬，「多謝大夫。」

慕灼華擦乾淨了手轉過身，那女子已經離開了，只在桌上留下了二兩銀子。

沒多久，郭巨力高興地拎著肉哼著曲兒回來，卻見慕灼華支著下巴，呆呆看著牆壁，書也看不下去了。

「小姐小姐，你怎麼發呆了？」

慕灼華回過神來，哀哀歎了口氣，「我在想事情呢。」

「想考題嗎？」

「我在想，我阿娘當年要是沒有嫁給我爹，後來會怎麼樣……」

郭巨力搖頭，表示不懂。

「也會年老色衰，枯萎老去。」慕灼華搖頭歎息，「我阿娘淪落風塵，是迫不得已，可是又有那朵花願意落入泥中呢，可無論生在哪棵樹上，也只有凋零這個下場。」

郭巨力點點頭，「小姐說的是。」

慕灼華握了握拳頭，「所以，咱們不要當花，要當樹，要長成參天大樹，會開花，會結果，不畏風雨，無懼霜寒。」

郭巨力點頭，「對！那小姐就是桃子樹，桃子好吃……小姐，我想吃西瓜，可是西瓜沒有樹，我當西瓜藤可以嗎？」

慕灼華噗嗤一笑，戳了戳郭巨力的腦袋，「就知道吃，走，咱們做晚飯去！」

第三章 上元夜湊熱鬧

正月十五上元節，定京的上元節比春節還要熱鬧上幾分，蓋因這一日年輕的男女們都藉著熱鬧與情人相會，看花燈，賞明月，共訴衷腸。

皇上也會在這日登上皇城高牆，燃放煙花，與民同樂。

上元夜也沒有了宵禁，想玩到多晚就玩到多晚，可以一直熱鬧到天明。

慕灼華早早就被郭巨力拉出了門，憑著郭巨力的力氣，兩個人硬是擠到了前排，站在皇城根下沐浴皇恩。

慕灼華仰著頭看，模模糊糊地看到城樓上的天子，還有天子身邊的幾個人，想必就是定王，還有幾位皇子女了。

慕灼華掐著手指算，昭明帝的子息不多，只有一女三子。三子都出身高貴，長子劉琛，生母是徐皇后，徐皇后家世顯赫，父親乃三朝元老，母親也是世家豪門的閨秀，關係錯綜複雜。而次子和三子乃是一對雙生兄弟，劉瑜劉瑾的生母是淑妃，淑妃是武將之後，據說性情活潑，更得昭明帝喜歡。

但昭明帝最喜歡的，還是長女，柔嘉公主劉皎。

柔嘉公主是他還是太子時得的第一個孩子，其生母據說身分卑下，只是他的貼身侍婢。

這侍婢也是薄命，生下柔嘉公主沒幾年就病逝了，之後昭明帝娶了太子妃，又登基為帝，生下皇長子劉俱，這公主的身分便顯得有些尷尬。

但柔嘉公主也有她的運氣，昭明帝的姑姑，陳國最尊貴的姑奶奶，鎮國大長公主裴悅，憐惜她年幼喪母，便將她帶在身邊撫養。

鎮國大長公主極少住在定京，柔嘉公主便也長年跟著她住在江南，父女之間聚少離多，非但沒有生疏，反而柔嘉公主因此得到昭明帝憐惜，寵愛更甚幾位皇子。

慕灼華遙遙看著那抹柔和的淡青色人影，想起不少關於這位公主的傳說。

民間對柔嘉公主的評價若簡單用一詞以概括，大約就是「神女」了吧。

她自幼跟著鎮國大長公主住在江南的桃源山莊，更加親近百姓，也更懂民間疾苦，十歲起便憑藉著身為公主的影響力，組織修建濟善堂，收留孤寡老幼，至今十餘年，濟善堂也遍布大江南北，受惠者不可計數。

如柔嘉公主這般人美心善又高貴的女子，自然也是愛慕者眾多，但柔嘉公主卻遲遲不肯成婚，大有地獄不空誓不成婚的決心。直到三年前，她年紀過了雙十之數，實在拖不得了，昭明帝才千挑萬選，給她和驃騎將軍薛笑棠指了婚。然而尚未大婚，便傳來北涼犯境的消息，薛笑棠隨定王劉衍出征，卻遭遇大敗，定王被困，薛笑棠戰死沙場，柔嘉公主未婚便守了寡。

昭明帝欲為柔嘉公主另擇佳婿，不料柔嘉公主斷然拒絕。

「我與將軍雖未成婚，但陛下賜婚，天下皆知，我與他便已是夫妻了。將軍對我情深義重，對陛下忠肝義膽，為國戰死，更為英烈，他屍骨未寒，我怎能另嫁他人？我願為將軍守節三年！」

大殿之上，柔嘉公主削髮明志，那一刻，無人不動容。

自此之後，柔嘉公主之名更加深入人心，天下女子皆以她為楷模，軍中將士也對她心服口服。

薛笑棠死後，柔嘉公主在他墓旁為他守節一年，一年之後，她行走天下，一方面行善積德無數，另一方面，也是為沉痾難治的昭明帝尋找民間神醫。

慕家是江南首富，也曾經為濟善堂捐贈不少銀錢物資，所以慕灼華曾經有幸在人群中見過柔嘉公主一眼。

這位公主其實沒有傳說中的那麼美，她的眉毛不是時下仕女們精修細描的柳葉眉，而是自然舒展的買煙眉，眉色淡淡，像紙上暈開的一筆水墨，瓷白的肌膚上不帶一絲妝容，乾乾淨淨的，沒有絲毫女子的脂粉氣，細細看去，臉頰上還有兩三點微小的斑點，卻絲毫不會汙損她的顏色。

而最美的，便是那一雙眼睛，漆黑而明亮的雙眸氤氳，像是月光，又像是水光，雙目中總是帶著柔柔的笑意，而觀者卻能從她的凝視中感受到慈悲與憐憫。

慕灼華與她僅僅對視了一瞬，就想起了幼年時母親撫在自己背上的手，那樣溫暖、溫柔，彷彿能撫平心上的一切皺褶與傷痕。

原來這世上真有這麼美好的人啊，她是神仙派來的嗎？

不，她就是神仙吧。

昭明帝病重，定王權勢滔天，皇子們蠢蠢欲動，定京城裏殺機四伏，只有她是不一樣的月光，她是行走在人間的月亮，照耀著太陽無法觸及的地方。

皇城之上，禮炮響起，所有人齊齊跪了下來，山呼萬歲。

昭明帝劉俱看著滿城的繁華與熱鬧，蒼白的臉色浮現出一絲笑意，他朝柔嘉公主招了招手。

「皎兒，妳看看，今年的上元節是不是比去年更繁華了？」

柔嘉公主穿著淡青色的禮服，站在昭明帝的身旁，含笑道：「父皇勵精圖治，定京自然繁華更勝從前。這些年來，兒臣在民間行走，常聽百姓頌揚父皇的仁政。平定北涼，開通貿易，輕徭薄賦，百姓的日子也更加富足了。」

昭明帝聞言，龍顏大悅，朗聲大笑起來。這些話旁人說了，他只覺得是九分馬屁，但皎兒一直在民間行走，最知民間疾苦，她說的話，才是最可信的。

柔嘉公主溫聲說：「父皇，太醫說了，您的病最好的良藥，便是笑聲，您若開懷了，病自然也不藥而癒了。您保重龍體，才是天下百姓最期盼的事。」

「朕知道了，妳啊，和他們一樣囉嗦了。」昭明帝笑著輕拍柔嘉公主的肩膀，「皎兒，妳這次回來就不要再走了。當年妳說要為薛笑棠守節，朕准許了，但三年之期也快到了，妳就留在定京，讓朕好好為妳擇一個佳婿，妳若能覓得良緣，朕的心情才會大好啊。」

柔嘉公主笑道：「父皇這是威脅兒臣呢，兒臣自然是聽父皇安排的。」

昭明帝大喜，對左右說：「你們可都聽到了！皎兒的婚事，你們也都要上心，多幫看著，千萬要找一個配得上皎兒的男子！」

劉琛微笑道：「這可是今年的頭等大事了，皇姊的婚事，我們這些做弟弟的，自

然是要上心的。」

柔嘉公主對劉琛點點頭，淺淺笑道：「有勞弟弟們費心了。」

「一家人何必這麼客氣。」昭明帝笑說：「皎兒，這些日子妳就在宮裏住下吧，也多陪朕說說話，這些年妳在宮外過得怎麼樣，朕總是擔心妳在外面受了委屈。」

「父皇就算信不過兒臣，也該相信皇姑祖，她是斷不會讓兒臣受委屈的。」柔嘉公主微笑回答。

昭明帝攜著柔嘉公主說說笑笑下了城樓，劉琛方要跟上，卻見劉衍正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，神色似乎有異，便又退了回來。

「王叔，儀式結束了，你怎麼不走？」

劉衍神色有些凝重，皺著眉不知在想什麼，「琛兒，三年了……」

劉琛一怔，隨即也是沉下臉色。「是啊，三年了。」

距離那場慘烈的戰役已經過去三年，但他至今仍然會在夢魘中醒來，被嚇出一身冷汗。

三年前，劉衍帶著劉琛和薛笑棠出征，卻折戟沉沙，險些命喪沙場，雖然撿回了一條命，但卻死了無數的心腹大將。

「追查了三年，卻依然毫無頭緒。」劉琛搖了搖頭，「王叔，三年前的戰敗，父皇早已嚴懲了所有相關之人，會不會只是你多心了，背後並沒有其他主謀？」

劉衍眸中閃過一絲冷意，「我會這麼想，自然是有依據。琛兒，方才我的探子回報，找到袁副將的女兒了。」

劉琛一驚，「當年袁副將出賣你，事後攜妻兒逃之夭夭，這麼多年來始終找不到人，難道他真的還沒死？」

「今晚宮廷夜宴，你為我掩護，我要去見見她，也許有些祕密，很快就會被揭曉了。」

定京不愧是定京，便是江南樞紐的淮州也比不上定京一半的繁華。

煙火轟鳴，映亮了定京的夜空，輕寒的夜裏也因此暖和了不少。因為沒有宵禁，這一夜的花巷比平時更是熱鬧了幾倍不止，慕灼華二人回到花巷的時候時間已不早了，花巷依然燈火通明，人聲鼎沸。

郭巨力手上拿著熱呼呼的肉夾饃，慕灼華拎著一小壺溫熱的桃花醉，猛灌了幾口，白皙的臉上泛起一層淡淡的粉色，身體才算暖和了起來。

「小姐，前面小秦宮好熱鬧啊！」郭巨力瞇著眼看著前方攢動的人頭，「咱們去看看熱鬧。」

「妳家小姐我冷啊。」慕灼華咕噥了一句。

「小姐，妳真虛。」郭巨力鄙視道。

「我這才是正常人，妳是女壯士。」慕灼華為自己鳴冤，卻也攔不住郭巨力看戲的熱情，被她拽著往人群裏擠去。

郭巨力打探了一番，才知道花巷裏最有名的那家小秦宮正在選花魁。

「小姐，妳看看人家。」郭巨力指著臺上跳舞的舞姬，瞠目結舌。上元節的夜晚依然凍人，美人們卻穿著薄紗翩翩起舞，面不改色。「那才叫壯士啊。」

美人一曲舞畢，頓時無數的金花被扔上臺，有人上臺清理金花並點數。

「馮霜霜，金花一千三百四十八朵。」

人群中議論紛紛，「去年的花魁金花數是一千六百多，今年馮霜霜差不多是花魁了吧。」

「還有小秦宮的雲想月還沒上臺呢，聽說這可是小秦宮今年的臺柱。」

議論聲中，一陣簫聲響起，頓時所有人都安靜了下來，屏息往臺上看去。

臺上不知從何處漫出了一陣白煙，煙霧籠罩中，一個身著白色紗裙的女子悠悠從天而降，卻叫人看不清面容，只聽歌聲幽幽渺渺地響起。

「明月下天山，蒼茫雲海間……」

歌聲伴著簫聲，空靈悠揚，彷彿自天外傳來，而唱歌的女子仙氣縹渺，更叫人無限遐想，一邊沉醉在歌聲中，一邊想要窺探她神祕的容貌。

歌聲中，煙霧漸漸散去，雲想月絕美的面容也呈現在眾人眼前。純白無垢的衣裙，白緞為髮飾，渾身上下竟無其他顏色——不，唯一的顏色，就是眉間那一滴殷紅的朱砂痣。只此一點紅，便襯得她卓然出塵的氣質，彷彿這裏不是煙花之地，而是廣寒仙境。

孤獨而絕美的女子在臺上用歌聲與舞蹈演繹著淒美的故事，人們的心弦也被她的一舉一動撩撥著，樂聲越來越急，心跳越來越快，突然高潮處弦斷、錚鳴，女子如折頸的天鵝劃過一道優美的弧線落在地上，發出嗚咽的悲鳴。

片刻的寂靜後，現場爆發出了山呼海嘯般的歡呼。

「雲想月！雲想月！」所有人都狂呼著她的名字，金花如下雨一般落在臺上，叫人根本來不及撿。

雲想月靜靜地站在臺上，神情冷漠，似乎一切都與她無關。

「雲想月，金花四千五百三十朵！」

眾人發出不敢置信的歡呼聲。

「一朵金花價值十兩，那可是四萬五千兩啊！天啊，那能買一座山的豬蹄了。小姐，長得好看，原來真的能當飯吃啊！」郭巨力掰著手指頭，嚥著口水說。

慕灼華敲了下她的腦袋，「郭巨力，妳傻了啊，還有三百兩都被妳忽略了啊。三百兩啊……」

「小姐，我錯了。」郭巨力摸著腦袋。

慕灼華歎了口氣說：「妳別看錢多，那些錢不是雲想月的，是給小秦宮的，雲想月不但拿不到那麼多錢，還得陪出錢最多的那個吃飯喝酒，甚至睡覺呢。」

慕灼華一言戳破了郭巨力的幻想。

郭巨力馬上搖搖頭說：「那我還是長得醜一點吧，力氣大也能賺錢的。雲想月那麼美，最後不知道要陪哪個糟老頭子。」

這可不是她們關心的事了，兩人說笑著回了家，關上門板，外面的喧譁聲仍然隱隱約約地傳了進來，吵得人不得安睡，難怪這裏雖然地處繁華，卻租金便宜了。

慕灼華喝了一壺酒，腦子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，輾轉反側間，忽然聽到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，她看了一眼睡得香沉的郭巨力，便自己和衣出來應門。

「慕大夫，是我，我是昨日找妳看病的宋韻。」

慕灼華聽出了女子的聲音，便開了一絲門縫，「宋姑娘，這麼晚了，有什麼事嗎？」今夜宋韻穿了一身單薄的粉色衣裙，臉上畫了妝容，一臉焦急。

「慕大夫，麻煩妳跟我走一趟！」

慕灼華微一皺眉，有些猶豫，「這……」

「我知道為難妳了，可是人命關天……」宋韻急得眼睛發紅，「求求妳了！」

慕灼華為難地皺眉，最後還是點了頭，「妳等我換下衣裳，拿藥箱。」說罷，她回了屋，換了身男裝，想了想，又拿起眉筆畫了些掩飾性的妝容。

她身量纖細瘦小，換了男裝也不十分像男人，但五官看著平庸一些，總是安全一點。

慕灼華提著藥箱跟著宋韻一路飛奔。

夜裏，一場綿密的春雨悄然而至，澆滅了定京的喧囂與繁華，絲絲涼意從領口鑽進了心裏，慕灼華以袖遮雨，跑了許久後，跟著宋韻的腳步停了下來，一抬頭，愕然發現兩人竟來到了小秦宮後門。

這個時間小秦宮裏的熱鬧已經消停了許多，但房間裏的熱鬧卻不停息，經過一扇扇門扉時，從裏間傳出來讓人面紅耳赤的聲音。

慕灼華聞著甜膩的香味，生平第一次踏足煙花之地，不禁有些惴惴不安。

宋韻走得極快，不一會兒便把慕灼華引到了一個偏僻的房間。

慕灼華一踏進房門，便聞到了一股濃濃的血腥味，快走兩步繞過紗幔，不禁愣住了。

雕花床上趴著一個妙齡女子，女子衣衫不整，顯然被暴力撕扯過，後背上鮮血淋漓，傷痕可怖。

旁邊圍著個小丫頭焦急地轉來轉去，眼眶都紅了，見宋韻帶了人來，急忙衝上來。

「宋姊姊，妳可回來了！我們姑娘身子都快涼了！我們、我們也不敢拿被子蓋在她的傷口上。」

慕灼華越過丫頭走到床邊，放下了藥箱，查看了一番便道：「立刻燒一盆熱水來，還要一把剪刀。」

丫頭愣愣地看著慕灼華，還是宋韻推了一把她才恍然醒悟過來，立刻衝了出去。

慕灼華打開藥箱拿藥瓶，「怎麼傷得這麼重？」她皺著眉頭問道。

宋韻咬了咬唇，臉上露出一絲羞怒怨恨，「我們不過是些年老色衰的勾欄女子，又有什麼資格去挑選客人，遇上這種不拿我們當人的客人，也只能含恨受辱。」

「媽媽不管的嗎？」

宋韻搖了搖頭，面色淒楚，「媽媽那裏有些創傷藥，受了傷自己擦擦，是好是壞，都是自己的命了，若是治不好，草蓆一裹，往城外一扔，也就完事了。」

說話間，小丫頭端了熱水進來。

慕灼華用剪刀剪開了傷患後背的衣衫，小心翼翼地清理傷口、上藥，折騰了許久，

才幫她包紮好傷口，又施針止血，寫下藥方。

「她晚上會發高熱，一定要照看好，及時為她擦拭汗水，這些藥即使她沒醒也要想辦法灌下去。」

小丫頭捏著藥單用力點頭，轉身便跑出去抓藥。

門剛推開，便看到幾個錦衣女子站在門外，踟躕地張望著。

「素衣傷勢怎麼樣了？」一個女子關切地問道。

「大夫給姑娘治過，現在已經不流血了，我要去給姑娘抓藥了。」丫頭說著便跑開了。

幾個女子並肩進了房間，宋韻有些愕然，看向幾人，「綠苑、紅綃、藍笙，妳們怎麼來了？」

綠苑道：「客人走了，我們聽說素衣傷得很重，便過來看看。」她的目光掃過慕灼華和桌上的藥箱，朝她屈膝行禮，「想必是這位女大夫救了素衣，我們姊妹謝過了。」

慕灼華回了個禮，「這是醫者本分，姊妹們無須多禮。」

「醫者本分嗎？」綠苑嘲諷一笑，「外面那些大夫，可不這麼想。」

紅綃扯了下綠苑的袖子，打斷她的話，「大夫，既然您來了，能不能也幫我們姊妹看看？」她紅著臉問了一句。

慕灼華頓了一下，點點頭，「好吧，只是能不能另外找個地方，免得打擾了傷患。」

三人頓時大喜，紅綃道：「到我那裏去吧，我那兒清靜一些。」

宋韻留下來照顧素衣，慕灼華跟著紅綂三人來到了後院，找了一個房間後，便一一為三人看病。

這些女子的年紀大多在二十三四歲，一個個體態嬌娜風流，面上粉黛濃妝，每日裏倚門賣笑，卻只能在無人之時洗淨鉛華，對著銅鏡裏已現疲倦老態的面容暗自垂淚，皮囊之下傷痕累累，抱病自憐，又有誰會疼惜她們？

慕灼華心情複雜地為她們書寫藥方，因為母親顧一笑的出身，她對這些風塵女子更多的是憐惜，今日見了她們的可憐之處，更是心生不忍。

三人聽了慕灼華的診斷，拿了藥方，心中滿是感激。

綠苑的衣著比旁人的精緻幾分，顯然地位更高些，出手也闊綽，隨手取了兩錠銀子給慕灼華，竟足足有四十兩。

「這……太多了。」慕灼華愣了一下，想推回去，卻被綠苑攔住。

「慕大夫，您別推了，您救了宋韻和素衣，又肯半夜為我們看病，我們已經感激不盡了，這銀子是您應得的。」綠苑說著頓了一下，眼神中流露出一絲懇求，

「我……還有一事相求。」

「但說無妨。」

「後面的院子裏，住著不少年老的姊妹，她們大多頑疾纏身，都是些女人家的病，外面的大夫不願意為她們診治，您……能不能也為她們看看？」

慕灼華迎上三人哀求的目光，哪裏能說出拒絕的話。

「好，妳們帶路吧。」

小秦宮占地遼闊，幾個院子相連，綠苑和藍笙被媽媽叫了去，便由紅綃領著慕灼華給幾個女子看了病。

這些不得志的妓女多住在荒僻的院子裏，一個院子隔幾個房間，有的是一人一間，有的是幾人一間，房間簡陋得形同柴房，只能勉強擋風遮雨，若不是紅綃領路，慕灼華又怎知道紙醉金迷的小秦宮背後還有這樣陰濕荒蕪的角落。

慕灼華看了幾個女子後，一個小丫頭面色焦急地跑來傳紅綃。

紅綃點了點頭，便對慕灼華說：「今晚給慕大夫添麻煩了，我那裏還有急事，便不送妳了，妳順著這條路一直走，看到一扇銅鎖小門，出去就是花巷了。」

慕灼華點頭道：「妳有急事便去處理吧，我自己離去。」

紅綃跟著小丫頭焦急地跑了幾步，又頓住了腳步，回過頭看慕灼華，鄭重地說：「慕大夫，我們都是青樓女子，沒什麼本事，但……但您以後若遇到什麼難題，儘管開口，我們一定會幫您的。」

慕灼華微微失神，隨即回以一笑，「好啊。」